

弗洛伊德

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艺术 文学 恋爱 宗教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艺术 文学 恋爱 宗教

孙恺祥 译 罗达仁 校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ON CREATIVITY AND THE UNCONSCIOUS

C 1958 by Harper Row,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奥〕 弗洛伊德 著

孙 恺 祥 译

罗 达 仁 校

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贵阳黔灵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 印张

199千字 1986年4月北京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1—32,000册

统一书号：2271·004 定价：1.90元

中 译 本 序

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对国内读者来说，已经不是很陌生了，但是，对心理分析学却毁誉不一。有人以为值不得一谈，视其卑下，如同黄色小说，或者，斥之为反动透顶，不宜介绍；另一方面，也有人，特别是部分青年，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推崇备至，以为是最新的思想体系，或者，言必称弗洛伊德。这两种倾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具体地分析、评价作品，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导致这两种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真正理论内容了解甚少，而缺乏了解的直接原因则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译得太少，不说全集，就是系统介绍他的书也很鲜见。

基于这种情况，翻译出版弗洛伊德的原著就是很有必要的了。一方面，可以填补学术研究方面的某些空白，以促进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可澄清一些误解，避免思想混乱。总之，系统介绍弗洛伊德的著作，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批判借鉴西方文化遗产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弗洛伊德1856年出生于弗赖堡一个犹太籍商人的家庭。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于1876年开始在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指导下研究神经细胞组织学。他于1885年到巴黎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受到著名神经病学家沙尔科提出的“暗示

法”的影响。回到维也纳后，他根据临床经验于1895年与人合写了一本专著：《歇斯底里研究》。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这部书成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础。此后，他又于1901年发表了《释梦》而一举成名。

但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在其开始形成之时并未得到普遍承认，不仅医学界他的同行对其白眼相待，他的合作者、学生也先后离去。在伦理界，弗洛伊德更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他的看法直接违背了资产阶级的伦理观点。直到1908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后，弗洛伊德及其创建的心理分析学才正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几十年来，随着心理分析学的发展，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影响已日益增强，渗透到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正如著名文艺批评家特里林所说，弗洛伊德的思想如此深入文化领域，乃至要把它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已经很难。弗洛伊德不仅在医学界受到欢迎，他的理论原则和观点也深深地影响着文艺创作（如“意识流”、“自由联想”、“荒诞派”、“超现实主义”等文艺创作方法和流派）以及哲学和社会学。

弗洛伊德学说在西方知识界如此广泛传播，影响如此深远的原因究竟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因为他一生著述颇多，他的思想体系庞大，仅仅一、二篇作品还看不清他的思想全貌。译者偶然得到美国出版的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一书，其中收集了弗洛伊德关于文化的论文凡十六篇，读过之后，觉得此书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关于文化的主要理论和观点。于是，本着科学研究的精神，译者将此书译成中文，呈献给读者。

本书汇集的弗洛伊德的论文，涉及艺术、文学、恋爱、宗教诸方面，跨越他学术研究的高峰时期。这些文章体现了弗洛伊德关于创造力和无意识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反映了他对文化的探索努力，正如英文《火炬版前言》所述，弗洛伊德毕生“不停地思索

着文化之谜以及文化的成就，希望从中探寻到理解人类及其成果的基本线索”。弗洛伊德研究的对象从早期的神经症患者逐步扩大到了整个人类，从而使他的研究哲学化了。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本人认为，他的分析理论不属于哲学范畴，我们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清楚看到，这种哲学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而且构成了他的理论观点的潜在的实质。

那么，本书所选的文章究竟包含了弗洛伊德的什么观点呢？

首先，在“开场白”中，弗洛伊德声称，他的科学研究是继哥白尼的天体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来的最重要发现。他依据大量临床观察结果，提出了“力必多”理论，这种理论成了他的概念的全部基础。他认为，个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自恋到客体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并不能完全控制住自身内部的本能冲动，“自我并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对科学和生活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无意识里众多的本能中，性本能起着主导作用。

在本书的第一、二部分中，弗洛伊德应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艺术及文学。我们看到，他的主要作法便是从艺术家的意图入手来考察作品。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文中，他通过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摩西感情服从于神圣使命，从而超过了传统的摩西形象。摩西塑像是对死者的责备，也体现了艺术家自己的内心反省，艺术家由此自我批评升华了自己的人格。而在《诗人与白昼梦的关系》、《原始词汇的对偶意义》这两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则把文学与白昼梦、神经症等联系到了一起，以揭示文学的本能愿望满足和自我中心的特点；并且，他试图证明，梦的思想表现形式具有回复到古代的特征。在《论令人害怕的东西》一文中，弗洛伊德不厌其烦地考察了害怕的感情同阉割情结的关系，文学中和现实生活里产生害怕效果的机会和手段，以及“双重角色”的问题。这样，他步入了美学领

二城，并试图使心理学与美学结合起来。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他具体运用了“力必多”理论来解释易卜生的《罗斯莫庄》、歌德的童年以及莎士比亚的《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然后，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罗斯莫庄》的悲剧性在于女主人公过去的真实历史完全预示着她的白昼梦，阻止成功的良心的力量同恋母情结密切攸关；歌德自传所叙述的儿童破坏性行为，反映出儿童的恋母情结；而《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则说明了诗人将神话还原到其本义的努力，“打生命开始，母亲这个形象就以三种形式出现：母亲，根据母亲形象选择的爱人，最后，拥抱每个人的大地母亲。”

如果说关于文学、艺术的论文只是表明了弗洛伊德试图用“力必多”理论来解释文化成果的努力，那么，他的关于恋爱、宗教的论述便完全说明了他将局部经验外推到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哲学倾向。在关于恋爱心理的三篇论文中，他探讨了人的原始性欲的先天性和遗传性。他认为，从历史和个人角度来研究人的本能可知这样的事实：本能欲望由于受挫折而增强，成人的性生活如果不包含不断的本能冲动，则缺乏满足。缺乏本能满足以及伴随的文化，是文化制约的结果。弗洛伊德还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的良心最初得知于恋母弑父的俄狄甫斯情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大灾难，也深深地影响着弗洛伊德。他在战后发表的论文《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显露出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鼓吹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人类大同的信仰者，反对一切战争；同时，他又认为，只要民族的生存条件不同，战争就不可避免。他还进一步认为，人在无意识中不承认自己之死，却盼望别人早死，战争影响到无意识的这种两重性，揭示出人的本性。

弗洛伊德还将心灵感应及附魔神经症归结为与恋母情结有关

(见本书最后两篇文章)，认为心灵感应的说法以及中世纪以来与宗教有关的神经症帮助解释了力必多为何在受阻之后，能在无意识中借助于早期固恋而发泄出来的情况。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理论或称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便是“无意识的唯本能论”，具体体现于他的主张：文艺创作、社会、道德、宗教等皆起源于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因此，我们在阅读弗洛伊德原著时，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地审视他的一切观点、主张。

弗洛伊德由于坚持了“无意识的唯本能”而过分强调了无意识的本能的作用，他把原始本能作为人生、社会的基本动力，认为它决定着人的生活 and 一切行为。比如，在《性爱生活降格的最流行形式》一文中，他说道：“两种本能——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使人得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为本能冲突所致。这种作法实际上只看到了本能的作用，抹煞了社会、经济因素。在战争与死亡的问题上，弗洛伊德从本能论的观点出发宣扬战争不可避免，这说明他与康德的另一个信徒，权力哲学、超人哲学的创始人尼采如出一辙，只是他不象尼采那样赤裸裸地宣扬侵略、宣扬战争罢了。他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这种人太少，大多数群众（包括人类的一些智者）都受本能的推动去迎合战争的需要，“一群人（且不说成百万的人）在一起时，个人的道德观念都消失了，有的只是最原始的、最古老的、最粗野的精神态度。”弗洛伊德与尼采之间如此酷似，就是由于他们的哲学思想根本相同，同是强调本能的作用（尽管尼采用了“意志”这个替代词），同是非理性主义者。

其次，我们应剖析批判弗洛伊德的唯性论或泛性论倾向。他把人的无意识中的本能分为性本能和自我本能两个部分，认为性本能在人类整个心理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便是他的“力必

多”理论。进而，他把这一理论推而广之，用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这就无限夸大了性本能的作用。而他引用拿破仑的名言“人体结构就是人的命运”（见《性爱生活降格的最流行形式》一文）来说明他的泛性论的观点，实际上则证明他堕入了“生物决定论”的泥沼。

弗洛伊德在本书中长篇累牍地引证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中的例证，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人类文化起源于他异想天开发明出来的所谓的俄狄甫斯情结。读者如果带着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弗洛伊德的原著，很容易就能发现，在很多地方，弗洛伊德的推理带有明显的牵强附会的意味，令人难以信服。当他谈论文学作品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这实际上是把文艺创作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了。难怪他的理论从一出笼便受到不少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的反对。他的学生和同事，如荣格、阿德勒等人也因而与他分道扬镳。就是他本人也不得不在后期对自己的这一理论加以修正。

又，在无意识与有意识的关系上，弗洛伊德也犯了另一个严重错误。他突出了无意识的作用，认为无意识是构成人的心理实质的中心组成部分，并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形成固定形式。这样，他便把心理活动中的意识过程和无意识过程割裂开来，片面看重了无意识过程。他这样作，是不理解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知道，在两者关系上，意识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人之有别于动物者即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动物靠本能生活，人则靠理性，这是两者根本不同之点。因此，弗洛伊德强调本能、无意识的主导作用，实则是把人降低到动物水平。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在本质上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弗洛伊德关于本能、无意识的理论便是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

在处理社会历史问题时，弗洛伊德的错误还在于：这种用生

物学观点解释人的社会活动，将本能欲望视作人类社会行为基础的作法，是将社会的东西心理学化，将心理的东西生物本能化了。从实质上讲，这便是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根本科学原理背道而驰。

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弗洛伊德不是用社会历史的观点解释心理学问题，而是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因此与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格格不入。他强调人的本能、欲望是社会存在与人类行为的第一因素，必然会陷入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知，弗洛伊德思想有着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我们在阅读、研究弗洛伊德的原著时，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一切，在一点上，盲目崇拜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也要看到，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本能的作用的观点，在解释神经症的起因、治疗神经症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弗洛伊德观察到了资产阶级文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并将其视为文化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揭示出那些被资本主义社会强加于人身，并在其精神上引起痛苦感受的“社会和文化的贫困”。正是弗洛伊德思想中的这种批判性倾向，在西方今天仍然吸引着那些否定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价值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硬搬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不能站在弗洛伊德的观点立场来看待我们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一点也适用于恋爱心理这个问题。须知，弗洛伊德所分析的男、女，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时代的人；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见到，弗洛伊德的病人大多属于资产阶级的上层。因此，用他的观点来分析我国现今社会人的恋爱心理，显然是不妥的。

对弗洛伊德思想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研究西方文化，了解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根源。《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文给读者提

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心理分析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即将各种细枝末节的表象联系起来，从中分析出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动机。当我们从《火炬版前言》中了解了这篇文章产生的背景之后再次阅读本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严谨的分析态度。喜爱文学的读者经常感到难以理解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这原因除了不熟悉文化背景之外，主要还在于不清楚影响作品的理论、思想。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同一本天书，但如果我们熟悉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之后，就会发现，乔伊斯所用的意识流手法，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此外，弗洛伊德对诗人的创造力以及对莎士比亚、易卜生等文学大师所作的分析，必定也会引起读者的注意。

读者到此必定会对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使读者较系统地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正如前面所述，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因此我们再次提请读者注意，要批判地看待他的观点、主张。同时，我们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可将弗洛伊德的思想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割裂开来，不可生搬硬套他的理论。

译者

一九八五年八月

火炬版前言

即使最热衷于研究弗洛伊德的人在读了本书之后也会发现，他并不一定知道，弗洛伊德还研究过本书涉及的问题。因为按照流行的观念，弗洛伊德毕生的工作，便是建立一种依据于细心、认真的临床观察的心理学系统。与此同时，人们则把他在一生中所作的探索文化源泉的活动，宽容地看待成作为一个纯粹科学家的可以原谅的癖好，尽管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地声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科学活动是从他最先的兴趣迂回而来的。

我们将这部论文集命名为《论创造力与无意识》，目的在于突出这些文章（也是他一生著作）所具有的高雅特点，表明他在研究人类文化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如果象先前的版本那样，仅仅将这些文章描述为“心理分析”论文，那么，至少在今日美国会导致一种误解，使人们不能正确懂得弗洛伊德潜在的灵感以及他的更大目标。弗洛伊德并不把文化领地仅仅看成是检验自己理

论的“领域”。从童年起，他便迷上了文化及其成就。他不停地思索着文化之谜以及文化的成就，希望从中探寻到理解人类及其成果的基本线索。他关注以各种错综复杂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劳动以及人脑的魅力，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深远意义，不亚于《精神现象学》的作者所取得的成就。^①我们还可以把弗洛伊德同齐梅尔、迪尔蒂以及桑塔亚拉等这些研究人的创造力的学者作一番比较。^②同桑塔亚拉一样，弗洛伊德力求用事实证明文化结构的动物基础以及文化的理想目标，尽管他无疑不情愿将《理性之生命》^③的苦难历程描述为“关于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故事”。

如果有谁仅仅把弗洛伊德看成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家，那么，很难说他了解了弗洛伊德一半的人品。当然，“创造力”这个词很少在弗洛伊德的语汇中露面。不过，要是读者仔细读他的文章，就很快会明白这种省略的原因。他不仅为创造力所取得的奇迹般成就感到高兴，而且还身体力行，执

①《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黑格尔(1770—1831)的早期作品。该书实为黑格尔那庞大的形而上学系统的导论，旨在追溯作为现象的接受者的人的意识之进化过程。

②齐梅尔(George Simmel, 1858—1918)：生于德国柏林，死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社会学家、新康德派哲学家，其主要著作涉及社会学方法论。

迪尔蒂(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德国哲学家，其主要贡献是给人文科学制定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桑塔亚拉(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生于马德里，死于罗马；哲学家、诗人、人道主义者，对思辨哲学、美学及文艺批评作出过重要贡献。

③《理性之生命》(Life of Reason)：系桑塔亚拉于1905至1906年间发表的专著。

着地追求着创造力。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他曾于1910年向埃内斯特·琼斯吐露过自己的心事：

我不能轻松自在地期望一种没有工作的生活。创造性的想象与工作同时适合于我，除此之外，什么事都不能让我高兴。要不是想到人的生产力依赖于敏感的情绪这一可畏的观点，我所说的便可算是幸福的一张药方了。如果在某一天，思维停止流动，恰当的词语枯竭，一个人该怎么办呢？面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不会不寒而栗。这便是为什么尽管我默认命运是公正的，却仍然私下祷告：千万别生病，千万别因为生病而丧失了力量，如同麦克白所说的：“带着枷锁去死。”

在本书中，弗洛伊德一开始便宣称，他这类人肩负着将人们从沉睡中唤醒的使命。他还谈到，他给人的自恋造成的打击，大概比哥白尼的“天体论”、达尔文的“生物学”更为沉重。从此之后，人再也不可能把自己看成是自己家中无可争议的主人了。

书中所列他为写作《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文而作的各种准备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例，我们因而洞察到弗洛伊德本人的创造力。埃内斯特·琼斯告诉我们，弗洛伊德对这座塑像的兴趣，始于1901年之前。当时他参观了维科里的圣皮埃特罗教堂，在那里他第一次同摩西塑像相遇。1912年9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每天都要去看这座塑像。由于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他一心扑在了塑像身上，着手各种准备工作。但是，当他于1914年完成了他的文章时，却拒绝署上自己的名字，将文章登载于《形象》(Imago)杂志。他是多么缺乏自信心，竟将这篇文章看成

科学论文I

十九年之后，在联系发表这篇文章时，他写信给埃杜瓦多·韦斯，将这篇作品称之为“私生子”。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迟迟承认该文属于自己（1924年）。他描述自己“独自一人整整三周”站在塑像前，一次又一次地画着素描。这情景便是对弗洛伊德痛苦的创作过程的真实写照，令人难以忘怀。后继者并没有忘记弗洛伊德的努力。1954年，研究来开朗基罗的杰出学者查尔斯·戴·托尔尼（Charles de Tolney）认为弗洛伊德的论文和威廉·沃基斯·劳埃德的文章从风格上讲，是两篇最杰出的解释摩西塑像的论文。

如果谁想到应该用更具有实质性的证据，来说明弗洛伊德的艺术冲动的話，他只消仔细看看在埃内斯特·琼斯所著的综合性传记第二卷里，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及书房的照片就行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办公室和书房就是名副其实的古董陈列馆。欣赏人的创造物及艺术复制品是弗洛伊德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少有人能象弗洛伊德一样轻松地做学问。他被授予歌德奖完全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是那么机灵地隐藏着自已的技艺，以致人们会毫不怀疑他学习和研究的范围以及二者的关系（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在本书的索引中，一一列出他那涉猎广泛的参考书目，因为本书原来的读者仅限于职业心理分析家的圈子）。弗洛伊德精通很多古典及现代的语言，他又是一个潜心于古董和艺术品的收藏家。他的丰富、大胆的想象与深邃的综合分析，着实让人吃惊。人们也会毫不奇怪地发现，他不仅对童话以及“中庸”的浪漫文学作出了有创见的反应，而且对文字发明之前延续至今的漫

长历史期间里，人类在艺术和科学上的杰出成就，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他的作品的每一页上，人们都可能发现他所用的典故。他对这些典故作了异乎寻常然而非常贴切的分类。他的很多典故，来源于这样一些名人和名作：安岑格鲁贝尔、阿普列尤斯、阿里奥斯托、圣·奥古斯汀、格林童话、厄恩斯特·马赫、内斯特洛伊……。①而他自己则经常公开地说，在前人富于创造性预见的艺术成就面前，自己显得多么渺小。

二

每篇论文本身就是一件瑰宝，每篇都充分代表了心理分

①安岑格鲁贝尔(Ludwig Anzengruber, 1839—1889)，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以其反映农民生活的现实主义剧本著称。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 约公元前124年—?)，柏拉图式的哲学家、雄辩家、诗人，其著作仅存《金驴》(The Golden Ass)又称《变形记》(Metamorphoses)。

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及剧作家，其代表作为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1502—1532)，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画卷，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最完美地表现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倾向。

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 354—430)，主教、思想家，其代表作为《忏悔录》(The Confessions)等。

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之父。

内斯特洛伊(Johann Nepomuk Eduard Ambrosius Nestroy, 1801—1862)，十九世纪奥地利最著名喜剧家之一，名演员、歌手。

析学说迄今为止对文化所作的解释，值得读者反复阅读。弗洛伊德在论文中所用的论据可能会在细节上出现（而且将来也会有）例外的情况，不过，这无关紧要。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论文中鲜明的观点和有节制的提法。这些观点与提法同枯燥无味的繁琐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专业性评论中，很多模仿者则同繁琐哲学搅在了一起。人们在弗洛伊德的风格中找不到荣格那种含糊和深奥以及古怪的故弄玄虚。最终，人们会对弗洛伊德的文体中毫不摇曳的火花感到满意。

在现在这一版本中，最后二篇文章肯定会给当代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弗洛伊德于1915年发表的《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一文，在今天看来，也不会是一篇不可原谅的阴暗的宣言。凡是知道本世纪初叶人类痛苦的读者，都不会把弗洛伊德的说法看成是悲观地曲解了事实，或者将他的观点归咎于他对冲动的固恋产生的盲目信仰，或者认为他的悲观起因于他晚年所受病痛的折磨。某些受到三、四十年代“自由人道主义”以及“进步民主”观点影响的冷漠无情的批评家，比如约翰·杜威、埃里奇·弗罗姆等，^①一再指控弗洛伊德。他们说，由于弗洛伊德坚持生物的天赋本能以及“身体构造的决定因素”，他没有看到文化的可塑性。这一指控很少有人会接受，尤其是当人们重新看待弗洛伊德的著作之时，更是如此。正是文化的可塑性解释了文化基础

①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其哲学为实用主义。

弗罗姆（Erich Fromm, 1900—）：德国心理分析家和社会哲学家，1934年从纳粹德国移居美国，主张在核时代建立国际和谐，试图用心理分析原则治疗文化毛病。